

西北

『男嫁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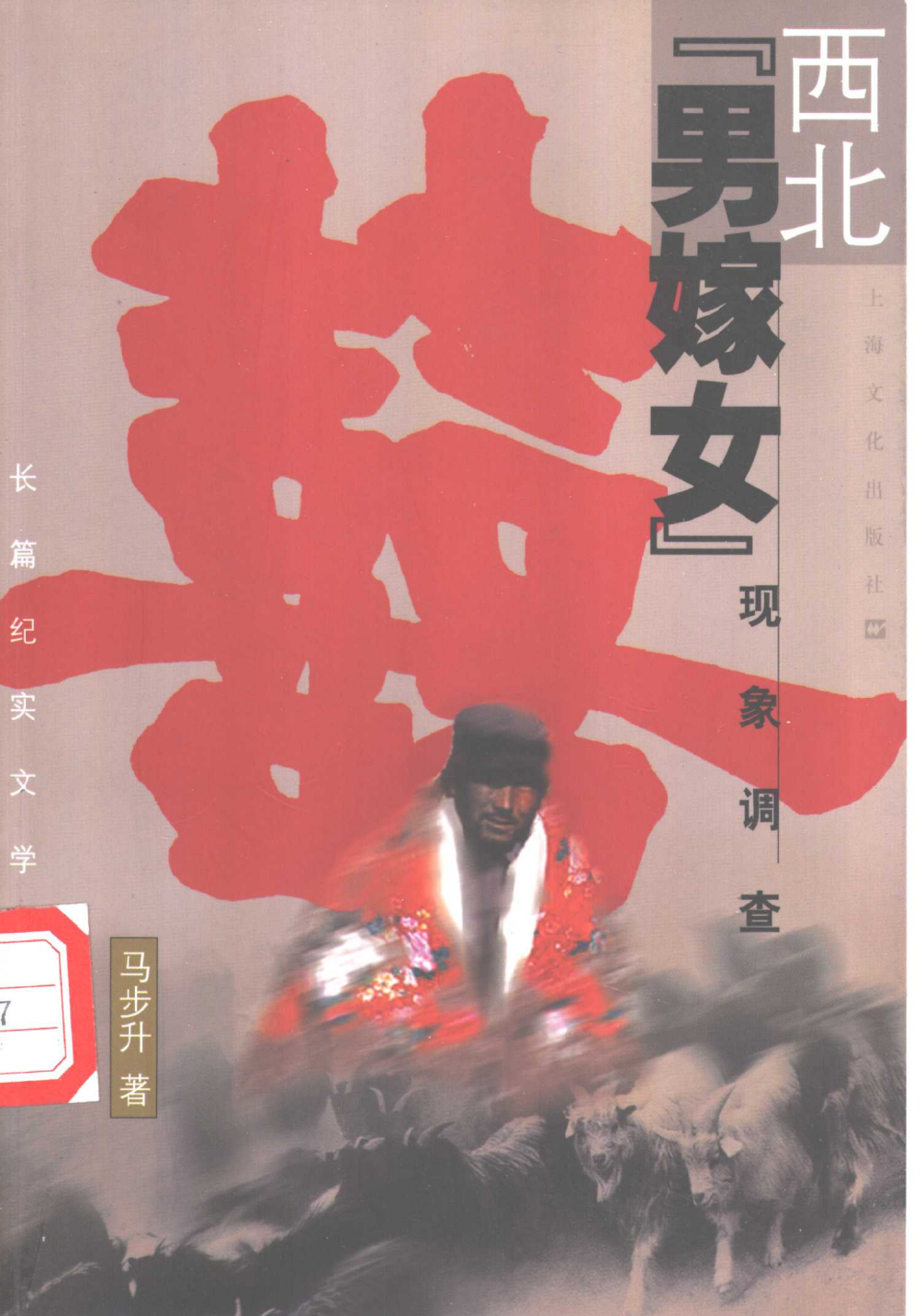
现象调查

上海文化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马步升 著



马步升 著

长篇纪实文学

『西北男嫁女』

现象调查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马步升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1.11

ISBN 7-80646-362-3

I.西… II.马…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0912 号

责任编辑:吴金海

封面设计:周志武

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

马步升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插页 1 字数 179,000

2001年11月第1版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册

ISBN 7-80646-362-3/I·364

定价:12.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9671164

目 录

一	直通娶女婿现场·····	1
二	燕河风波·····	16
三	没有硝烟的战争·····	29
四	铜钱乡里莫说铜钱事·····	55
五	高山下的义人·····	78
六	发生在山乡的风花雪月·····	91
七	打开情感世界的钥匙·····	112
八	上门女婿进行曲·····	125
九	上门女婿人物谱(一)·····	140
十	上门女婿人物谱(二)·····	155
十一	上门女婿人物谱(三)·····	168
十二	上门女婿人物谱(四)·····	184
十三	上门女婿人物谱(五)·····	197
十四	上门女婿群落(上)·····	216
十五	上门女婿群落(下)·····	237
十六	山雨欲来风满楼·····	254

一 直通娶女婿现场

康县阳坝镇梅园村蔡玉福家。

时令正是阳春三月。

三月的梅园，阳光明媚，天晴水清。整个村庄被四山环绕，梅园河穿林而过。山上长满杂树。青冈树挺拔娟秀，密布山头，树枝还没有返青，耸立于山尖上，像一道蓄意设置的人工屏障。山坡上，枫树，银杏树，白杨树错落有致。枫树有三角枫，五角枫，七角枫，高低大小不一，枫树叶还没有从冬天的阴冷中苏醒，昏黄的底色中略带酡红。

山脚与小河间有一小块平地，沿河谷逶迤展开。在当地，这种河边平地被称为坝子。坝子内密植茶树，郁郁葱葱，再有半个月，就要采头道茶了。

河边生长着一排高大的旱柳，枝条短促刚劲，像威武的士兵，一字排开。树杈上垒着许多喜鹊窝，鹊们喳喳叫着，欢腾跳跃。

梅园河清澈明净，在横陈裸露的巨石间横冲直撞，劈山破谷而来。在村前，河床突然开阔，水流减速，淤积成一片几亩地大的水潭。水面平静，幽深，本村人称之为天鹅湖。湖的左岸是旱柳，右岸是一大片斑竹，阳光射向水面，光芒反射，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浓重的竹影和疏朗的旱柳同时倒影于水中，泼洒成一幅层次分明的水墨画。

蔡玉福家就坐落在斑竹林后面的山坳里。

这是一个拥有十几户人家的村落，院落或坐北朝南，或坐西朝东，正屋都是二层土木结构，一层住人，二层形似阁楼，以竹梯与一楼相通，地面用木板铺成，存放粮食和杂物。楼顶铺灰瓦。各家屋前屋后都长着杂树，多为核桃树，桃树，杏树，棕榈树，连翘藤等。粉白色的杏花已开败，粉红色的桃花和金黄色的连翘花正在盛开，阵阵香气袭人。

蔡玉福家位于村落靠西，也是二层土木结构的楼房。稍有区别的是，他家院畔一字排列着几棵樱桃树，树上缀满了暗红色的小花，据主人说，他家的樱桃每年成熟后，全村人都来吃也吃不完。他家的樱桃不卖，一者离市场远，一者自家产的水果，让乡邻们都尝一尝，图个高兴。

今天的蔡家与往日不同，到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氛。按当地习俗，把招婿上门称作抱儿子，他家今天要抱儿子。对方家住四川广元农村，离这里二百来公里路程。女婿昨天乘班车赶到阳坝镇，今天要按当地最隆重的娶新郎规矩，用花轿迎娶到蔡家成亲。

蔡家的女儿叫蔡樱桃，她有一个弟弟，初中毕业后回家，再过几年长大了就嫁到别人家去。西厢房是新人的洞房，门上贴着一个巨大的“囍”字，门虚掩着。门缝里夹着一支巨大的爆竹，门楣上挂着两盏红灯笼。

院子里聚集着全村乡邻，百十号男女老幼，或坐或站，有的说着闲话，有的做着各种活儿。他们是来主人家帮忙和赴宴的。按本村的习惯，无论谁家有红白喜事，大发小送，还是造房修路，都是全村一起上，能干活的帮忙，不能干活的吃饭，捧个人场，图个红红火火。

大家正在忙着，忽听得一串唢呐声隐隐传来。高亢、悠扬的音调，经过山峰、溪流和草木的遮挡和过滤，变得絮絮叨叨，亦真亦幻。

唢呐声渐趋渐近，已能真切地听到唢呐手吹奏的是传统名曲《喜洋洋》。

喜事的喜庆氛围是由孩子们烘托起来的。听见唢呐声起，一帮顽童们冲出院落，面朝幽深的竹林高喊：

“新郎娶回来了——”

“看新郎官喽——”

孩子们喊叫着，顺竹林旁的盘山道跳跃而去。

这时，正坐在樱桃树下抽烟说话的总管呼地站起，向院内众人长喝一声：“新郎官到啦，请大家前来说话！”

院内的那些闲人听到命令，齐刷刷站在樱桃树下，个个抖擞精神。他们是来为主人家搞服务的，当地称作知客，近似于酒店的侍应生。

总管也是上门女婿，四川广元人，嫁到梅园村已二十年了，对当地的风俗礼仪滚瓜烂熟，加之举止潇洒，口齿伶俐，幽默风趣，调度有方，在婚丧嫁娶这些事上，谁家若能请到他来主事，富人则富得有档次，穷人也穷得有面子。总管抱拳向众人长长一揖，朗声说：

“诸位高邻，诸位知客，人生一世，百事千事，结婚成家是头等大事。人常说，花花轿子人抬人，今天老蔡家抱儿子，喜事办得红火不红火，圆满不圆满，全靠诸位齐心协力，撑起门面。兄弟受主家抬举，执掌总管，虽说德浅才薄，难孚众望，但应人事小，误人事大，我也就把鸡毛当令箭了。现在，本总管发布第一道命令：各就各位，各执其事！”

众人在哄笑声中，纷纷散开，有摆桌椅的，有收拾杯盘的，有准备爆竹的，虽忙乱纷纷，但乱中有序。

唢呐声愈来愈近，极具穿透力的声响山鸣谷应。出了院门看，只见四名唢呐手走在前面，哈着腰，踏着马步，双手扶着唢呐，腮帮突起，使劲地吹，唢呐声连云裂帛。紧跟其后的是用红布蒙起的轿子，轿内的新郎官若隐若现。四个壮小伙抬着轿子，喊着号子，踏着秧歌步，轿子上下左右猛颠，引得两边山坡绿荫丛中不知名的鸟儿叫声四起。唢呐手吹起了“花儿”调，轿夫应声而和：

山歌子纸一张，
钥匙缠锁锁缠箱。
钥匙缠住花箱子，
贤妹子看上少年郎。

从竹林中跑出来的那群儿童，看见迎亲队伍，一齐高喊着，向队伍迎头跑去。在一声声爆响声中，一群群鸟儿被惊飞天空。杂在孩子中间的几条狗，边撒着欢儿，边汪汪乱叫。

小河上架着一座简易木桥，孩子和狗冲过桥去，来到大路上以后，迅速排成队伍，模仿着娶亲队伍的样子，哈着腰，摆着秧歌步，双手卷成喇叭筒形状，一齐喊道：

新郎官哇，啊呕唔儿，
晚上睡觉变成伢狗娃儿。

两支队伍即将碰头时，孩子们轰地四散逃开，狗也逃向一边，然后，又迅速汇成队伍，稍远地排在迎亲队伍前，跑过木桥，向村落跑去。

迎亲队伍进了院落，唢呐声更响，鞭炮声震耳欲聋。房檐下的墙壁上贴着一个“囍”字，墙根摆着一张方桌，总管款款走过去，在桌旁站定。他略一摆手，唢呐声戛然而停，各种喧哗声也戛然而停。他扭头向堂屋招一下手，高喊道：

“请新娘就位！”

新娘由父母陪着，从堂屋内走出来，在乡邻面前乍然由闺女变成了新娘，身份的改变使她羞红了脸，脚步显得虚怯。她还是走到了方桌左前方。父母各后退一步，并排站在女儿身后。

总管又向停在院门口的婚轿招一下手，提高声调，喊道：

“请新郎官就位！”

侍立婚轿两边的伴郎伴娘揭起轿帘，新郎官款步而出。放眼望去，他长得高大英武，黑红脸膛，西服革履，一出轿门，便赢得一片喝彩声。他在伴娘伴郎的搀扶下，走到方桌右前方，站定。

总管向送亲队伍喊道：

“上陪嫁！”

人们七手八脚将用红布裹着的物件拆开，露出描红柜子、箱子，还有一台洗衣机，两床绸被。送亲队伍中几个小伙子抬着这些嫁妆，绕场走一圈，待大家都看见了，放在洞房门口。

总管清清嗓子，有人递上两本结婚证书。他没有宣读其中的内容。他只是向众人宣示一圈，放在方桌上，回过头来，对众人说：

“今天，是蔡樱桃和李成贵的结婚大喜。按我们陇南女婿男嫁的风俗，李成贵正式成为蔡家抱养的儿子，本人情愿改名蔡李成。两人自愿结婚，符合国家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我宣布，蔡樱桃和蔡李成的婚姻关系从现在开始！”

两人在总管的指导下，拜天，拜地，拜父母，互拜，总管“入洞房”的指令下达后，院内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捂上了耳朵。新郎和新娘也把耳朵捂住，在总管的喝令下，他俩又无奈地把双手从耳朵上抽走。只见一个小伙子，抖抖索索地用一支很长的正在燃烧的柴棒点燃了夹在门缝里的爆竹捻儿，双手捂住耳朵急忙逃开，人们都缩着脖子，偏过脸，用一只眼睛盯住洞房门上的爆竹，只听一声巨响，洞房门哗然大开。众人齐齐放下手，长出一口气，迅即叫道：

“大喜，大喜！”

总管一脸兴奋，高声大气地叫道：

“这才叫大吉大利，红火日子在后头呢！”

新郎新娘相视一笑，身子不觉靠得稍近，又像被火烫了似的，迅即躲开，引来满院的哄笑声。

总管也笑着，随即穿云裂帛地喊一声：

“礼成——请各位嘉宾入席——”

宾客们在知客的关照下，互相谦让着，纷纷入席。在这当儿，总管开始拖长声调致迎宾词：

众位嘉宾——

在下有一言启动，

在天棚脚下，

一有宾公，

二有娶亲，
三有随和护礼先生，
把亲戚们高山下河，
泥烂水滑，人困马乏，
请来寒舍之下。
论起礼数，十里铺毡，五里找菜，远近相迎，
这才是一番道理。
天气宛然，聊备粗茶淡饭，
站在天棚脚下，
举众三揖，请了——

总管致词毕，众宾客恰好落座就绪，众人交口称赞。座中一白发老者说：

“好宴席不如一个好总管，几嗓子摆出来，真是铜口钢牙嘞嘞脆，不愧是咱陇南第一总管。”

总管受到赞扬，益发神采飞扬，只见他急进几步，又缓退几步，顺手从一只烟盘中抓过一支烟，双手举过头顶，长长一揖，喊道：

“上烟——”

男女知客们各自双手端着一副红漆木盘，里面码着一堆整齐的烟卷，分别走向每张桌子，给大家敬烟。总管拉起载歌载舞的架势，时而快速走动，时而慢慢踱步，以悠扬的声调唱道：

昔日有个朱奉明，
五月应邀到南宁。

随带九月芸香草，

吸烟风传到而今。

一股青烟冒上天，

应人待客它在先。

如今烟业大发展，

各种名烟说不完。

红塔山阿诗玛，

还有玉溪大中华。

红河白沙金丝猴，

说起味儿还是黑兰州。

今日亲戚到府前，

理所当然上好烟。

可是本府太贫寒，

买了几包劣质烟。

此烟点燃像火把，

烧得嘴疼舌又扎。

合意的亲戚莫笑话，

一抽烟来二解乏。

请了——

这位总管真是好口才，嗓门高亢，声调悠扬，一口气唱下来，宛如高山流水，落地有声，又如溪流潺潺，曲折有致。他的话音刚落，满席宾客正好都含烟在口，并打火点燃。

席间又响起一片赞叹声，气氛渐入佳境。

敬烟完毕，接下来是敬茶仪式。总管显然也为自己营造

的热烈气氛感染了，他的手舞足蹈越来越和谐，很自然的脚手互补，身口相随。他端起一杯茶，自己先轻轻呷一口，然后，双手举过头顶，长长一揖，说道：

亲戚过府要倒茶，
应该要泡哪些茶？
应该要倒成都茶、西安茶，
最好还是紫阳茶。
要想倒点龙井茶，
家庭贫寒没办法。
借点茶，远得很，
阳坝茶也有名。
随便泡了三五斤，
压个开水总该行。
合意的亲戚不讲究，
随便喝杯把口润。

说完，总管仰脖而尽，将空杯向大家一亮。总管说话礼数周全，既谦逊又自负，既将主人家的困境亦真亦假地向大家作了交待，又把主人家倾囊待客的满腔诚意作了表白，当下，满座皆欢，婚礼进入高潮。

众人纷纷朝洞房张望，大概婚礼的主角该闪亮登场了。果然，总管扬脖一声大叫：

“请新娘新郎入席——”

伴娘伴郎立即奔进洞房。伴娘搀扶着蔡李成，伴郎挽着蔡樱桃，四个人坐在次席预备的四个空位上。

总管端起酒杯，各桌的男女知客急忙提起酒壶，总管双手捧杯，举过头顶，对众长长一揖，知客们也把冒着热气的酒依次斟入杯中。蔡家待客的酒是当地土烧，俗称“二脑壳”的苞谷酒。本地各家各户都会酿这种酒，一般的“二脑壳”酒，色呈淡黄，或水白，最好的“二脑壳”呈淡红色，被称之为桃花酒。不过，整个陇南地区，能酿出“桃花酒”的也只三五家。今天蔡家的待客酒颜色略红，这已是好酒了。“二脑壳”之所以得名，据说这种酒初尝起来，绵软温吞，人便不以为意，到觉得有些分量时，酒劲猛发，令人头晕目眩，看见猪长着两颗脑袋。尤其在酒后不能随便走动，酒借风势，一时发作，再好酒的汉子都得露出狼狈相来。

总管瞥见壶中倒出的酒色甚佳，还未品尝，脚也轻了，手也轻了，他一手举杯，一手打着手势，一边走动，一边致词。现在，他已不是说话，而是在有节奏地唱了。只听他唱道：

时间的时序，人间的礼仪，
人讲礼仪为先，树讲花果团圆，
无酒不成敬意，无酒不起不落。
仓夫子造字三石六，
孔夫子读了三石三，
谁也把周公礼仪学不完，
此乃不可相见。
敝府缺礼说在席前，
尊贵的亲戚走得人困马乏肚饥口干，
敝府应该做个像样的席桌款待一番，
才是理所当然。

应该做成个上炸下甜，左素右圆，
鱿鱼海参，装成品碗，
烧几盘肉丝，炒几盘鸡蛋，
山珍海味，样样俱全，
桂花美酒，摆在席前，
这才是道理一番。
可是，敝府家境贫寒，
经济困难，心中所想，
不得实现。
随便炒了个菜，
都是粗茶淡饭。
请各位亲戚多多用上一点，
不必相劝再相劝。
阳坝的二脑壳土烧酒，
照样能喝倒天下英雄汉，
请了——

一句“请了”，音韵绵长，极具穿透力，两面山谷回荡着久久的余音。

宴席正式开始，总管也闲下来了。立即有人在樱桃树下放一张小板凳，沏上茶，递上烟，总管边品茗、吸烟，边与人打着招呼，显得悠闲自在。他是在开席前吃过饭的，这时候便对满院子的大吃大喝目不斜视。听着盈耳的吵闹声，他的脸上荡漾着得意自负的神色。总管是一场喜事的总指挥，是主客双方的灵魂。在待客的这一天，有些事情主人家不好出面，总管便代主人行使全权。需要置办什么东西，对客人行施什么

礼节,都由总管说了算。主人退居幕后,总管闪亮台前。而且,按照乡俗,这一天,凡是来参加婚礼的人,都得听从总管的指挥,让谁干什么谁必须干什么,大有军令如山倒的气派,即使再调皮捣蛋的人,对总管的命令也不敢妄置一词,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谁要是不听指挥,或者什么活儿做得不漂亮,总管有绝对的权力进行批评,甚至打骂,谁敢还口还手,全村人和本家亲戚会群起而攻之,而且,只这一件事,会使你一辈子在四邻八乡抬不起头来,名声臭了,信誉倒了,永世不得翻身。

这里的农村将婚丧嫁娶称之为“过事”,庄户人家无大事,惟婚丧嫁娶而已。这是农村的大是大非,在这些事情上出问题,犹如犯了天条,违了国家法律,在本地生活的人,平时可以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这些都在可以原谅的范围之内,但在“过事”时,每个人必须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尽情地体现出来。

作为一个总管,在“过事”这一天,万一指挥失当,调度无方,或礼数不周,慢待了客人,当面没有人说什么,过完事,也不会有人追究什么,但滔滔之口,一传十,十传百,在你的活动范围所及,再不会有人请你当总管了。身为总管,要精熟乡俗乡风,通晓各种礼节,见什么人该用什么礼,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不敢有丝毫差错,而且,要头脑清楚,反应敏捷,口齿流利,举止得体,能够撑得起场面。将一场事漂漂亮亮地应付下来,主人和宾客口口相传,广告效应立竿见影,几场事洒洒脱脱地支撑下来,你就是名播远近的人物了,任谁见了你,都会迎上一张灿烂的笑脸。当总管,劳神费心,没有任何报酬,而且有名誉扫地的风险,可是人人心向往之,图的只是一个口碑和众人的尊重。这也许就是农民对自我实现的追求。

今天给蔡家主事的总管就是从一场事一场事中闯过来的，终于赢得了“陇南第一总管”的美名。他大字不识一个，却拥有一颗绝顶聪明的脑袋，学什么会什么，多么复杂的事情，别人讲一遍他便可以牢记心中，而且，随机应变，略无踌躇。今天在宴席间说的那些词儿，都是即兴发挥，场面上有什么，他能随口编出对应的话来，八面玲珑，了无纰漏。

现在，总管悠闲地欣赏着宴席间热烈而欢快的气氛，这是他的杰作。宴会虽还未结束，但他心中明白，这场事已大功告成。

在陇南这块地方，婚宴办得圆满与否，对客人招待得周到与否，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喝倒了多少人。老蔡老两口，小蔡小两口，各桌知客，大杯满上，轮番劝酒，席间客人猜拳行令，热闹非凡。看见谁已不胜酒力，便会拥上来一伙人，拽胳膊的，抱头的，实行强灌政策，谁终于颓然倒地，没醉倒的人，大呼小叫着，打打闹闹着，七手八脚，将醉倒的人抬起来，满场疯跑，向大家炫耀一番战绩，扔到樱桃树下，又去对付别人。每喝倒一个人，蔡家人和总管的脸上便增添一层喜色。总管看着身边横陈的醉鬼越来越多，不由得用脚尖敲着地皮，哼起乡间小调来。

俗话说，酒坏君子水坏路。平日里温文尔雅的人现在已把持不住自己的风度了。席间有一小学教员，为人师表惯了，开席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酒过三巡，话多了起来，现在，他一手举着酒杯，起身离席，载歌载舞几回后，便唱起“花儿”来，他唱道：

贤妹子担水，